

随笔

孔乙己的茴香豆

■邵 婷

早餐的小菜，我做了一碟盐花生，可能是火候不到，或者是调味不足，没那么入味，老公说吃起来找不到感觉。我劝他不要挑剔，把它想象成孔乙己的茴香豆就好了。他听了哧哧地笑个不停，说，老孔吃的那个茴香豆，又软又烂，咸中透鲜，嚼起来满口生津，五香馥郁，你做的这个，实在不敢恭维，还好，多乎哉不多也。

他的一句“多乎哉不多也”，让我遗忘了二三十年的“孔乙己”立刻呈现出来。

初中时，学了鲁迅的这篇以人物绰号命名的文章《孔乙己》。孔乙己是鲁迅笔下的一个悲剧人物，可笑又可悲，可怜又可憎。给我们讲课的语文老师姓张，把这一课作为重点，和同学们一起认真地剖析与解读。

张老师当年才五十多岁，但看起来却是头发花白，面目清瘦的一个老头，他在讲台上一字一句慢吞吞地讲解着，我恍惚觉得他就是活生生的孔乙己。他虽然没有穿破旧的长衫，但是却穿着与时下不入流的蓝黑对襟马褂，面前的一小盒短头粉笔，活像一碟茴香豆。张老师似乎很欣赏孔乙己，他不觉得他可笑又可悲，可怜又可憎，他每次说到的重点就是孔乙己到店来，“店内外都会充满快活的气氛”，那一刻我也觉得很快活，张老师也很快活，同学们都很快活，班内外都会充满快活的气氛。张老师那慢吞吞的语调也

会由此显得激动起来。

张老师对孔乙己的人品从不怀疑，虽然说到他会偶尔偷窃，但是，张老师也会强调与孔乙己如出一辙的话语：窃书不为偷，还一直说他品行好，那就是他从不拖欠酒钱。张老师看到的亦是孔乙己善良的一面，与孩子们分吃茴香豆。讲到这一刻，张老师完全陶醉其中，微闭着眼睛，看着台下的学生，我们似乎就是那些讨吃茴香豆的孩子。只见他伸开五指罩着他的粉笔盒，也弯下腰说，“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并且不停的重复：“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他出神入化的讲课，往往会惹得我们哄堂大笑。我们觉得此文有意思，完全是因为那“之乎者也”是从张老师嘴里说出来的，已经完全不解其文最深层的意义是要描述封建文化对读书人的毒害。我们的大笑，张老师不恼不怒，他仍旧慢条斯理与老孔一样迂腐地问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有谁知道是哪四种。我们面面相觑。

我当时个子矮，坐在前排，而且穿了惹人注目的大红腓纶棉小袄，外翻领，袖口和前襟是明晃晃的大暗扣。那是在海南岛当兵的三姨父回家探亲时特意捎给我的礼物。第一次穿，有点引人注目。张老师点我起来回答问题：“你知道茴香豆的‘茴’字有哪四种写法吗？”用现在的词来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应该是郁闷到近乎崩溃。当时那词语匮乏的年代，没容我有太多的联

想，只觉得心口堵得慌。人家鲁迅老先生写到孔乙己对茴香豆的“茴”字的写法时，也只是点到而已，而你这张老头与之孔老头相比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呀，让我如何回答是好。茴香豆究竟为何物，在学习本课文之前闻所未闻，一种写法就够为难我的了，我哪里还知道其他三种写法。

心里堵得慌，脑子也全乱了，我答非所问：“我想知道茴香豆是什么豆？”张老师一时语塞：“茴香豆就是茴香豆嘛，还能是什么豆。”我和张老师算是扯平了，最起码都做到了有问必答。

张老师整整衣襟，捋一下头发，正色地在黑板上写下了“茴”的四种写法。很难啊，我到现在也没能记住。

课后，张老师找我谈话，仍旧慢条斯理：你是好学生，你的作文都是作为范文让同学们学习的，你应该注意形象，你怎么能穿这样红的小袄，太妖了，连个罩衣也不罩，你多亏没穿喇叭裤，否则与流氓阿飞有什么区别？张老师忠言逆耳，我为实心惊胆战了好一阵子，小红袄从此不敢露面。

一篇《孔乙己》，张老师最起码讲了三个课时，用了三天时间。他在最后一天讲课时，不得已地指出了孔乙己的一生可笑又可悲，可怜又可憎，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世态炎凉。这篇课文落下帷幕的时候，看得出张老师曾经充满激情眼神，也随



之黯淡下来。

我穿着很朴素的卡其色格子外套，毫不显眼，但是坐在我斜对角的雷红霞却穿着大黄色带帽子的束腰茄克衫。张老师看着雷红霞，唉，唉，唉地叹个不停：“多乎哉，不多也，不多不多，多乎哉。”

二三十年过去了，张老师若还健在，已经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是真正的老头了。我想，我若再问他茴香豆是什么豆时，他一定会告诉我，茴香豆，其实就是蚕豆。

盐水花生怎么能想象成茴香豆呢，就凑合着吃吧。

“娃儿，咱骑羊回好不？”奶奶说着牵来那只领头的大母羊。她脱下自己的布衫搭在羊背上，然后抱我骑上去。骑在羊背上，我觉得似骑高头大马，顿觉神气十足，威风凛凛。那只母羊好像很理解奶奶的苦衷和心情，甘愿效劳。

打那以后，我几乎天天骑着羊随着奶奶一起放牧。

一日，整整驮了我六个年头的领头羊突然死了。它的离去，着实让奶奶和我伤心了一大阵子。收羊的贩子把它带走时，我还哭着一直追到村外。

九八年，运河滩开始禁牧。我家再没养羊。享年八十六岁的奶奶也已作古。如今，每当忆起骑羊的童年，奶奶那温暖舒服的背影便浮现在我的眼前。

诗歌

最后的七夕（外一首）

■于扬

睫毛忽悠一闪
一只陌生的手 掀开钟情
装盐的盖子就打开了
从陷阱的眸眸深处
把喧嚣的海说枯
眼泪的咸 不知道
还能不能如语言团结而结晶
那些啪啵的火焰
铁花一样溅飞何处

把石说烂 西游的宿命
犹如石破天惊
天上人间 被清凉的雨洗得
湛蓝

云已不见 只有凡心跌宕而
苍茫

落下 目睹秋水掏空
鱼儿拍岸的呢喃
站在丝绸裁剪的小径
熟悉的手难以
握住 这最后相遇的一天

雨的角度

端坐在云深处 翅膀闲散久了

就会找不到蓬勃的筋骨
这一次 它想放低身姿
把潮湿而沉重的心思呼啸着
展开 从闪电的牙缝里
细磨磨碎
把堕落进行到底

这是空中的芭蕾
旋舞着 奔腾着 跳跃着
即使无法与江河
最亲密的接触 即使
摔到地上 与尘土
同流合污

死过一回才知道
活着的万般滋味

其实天地之间 没有
高低之分
这要看 翱翔的时候
你的翅膀
俯冲
的
角度

散文

骑羊的童年

■王新扩



最乐意的，因为每天都有羊骑。我骑羊的经历是从奶奶背不动我时开始的。

那天，夕阳的余辉已洒满了河滩。奶奶看天色渐晚，便赶拢羊群准

备背着我回家。像往常一样，奶奶蹲下身子，我习惯性地趴在她的背上，两只小手紧扒着她的双肩。奶奶两只大手背到身后揽住我的光腓。“嗨——”奶奶呵着气，竭尽全力却没能把我背起来，且她自己一个趑趄坐在地上。“娃儿，奶奶老喽，背不动你喽，咱们走路回喽——”奶奶撩起布衫抹了一把汗哄着我说。而我则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唉，谁让岁月不饶过你奶奶呢？”听了这话，我天真地问奶奶：“谁是岁月，他真该打！”“它是摸不着看不见的日子。”我听不懂奶奶的话，仍嚷嚷着让她背。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布衣将军

（节选）

王尚林题

策 划：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文学统筹：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撰 稿：梁祖文

6.庙院子里。

庙院子里，敌军军心惶恐，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呵斥道：别听共军那一套骗人的鬼话，出去就没命了！

这个军官说着举起一只卡宾枪，在他的命令下，士兵们拿起枪来，向外面扫射。

7.庙院子外。

刘参谋正在喊话，被突如其来的子弹射中胸膛，壮烈牺牲。

张笑南被激怒了：同志们，坚决消灭这股敌人，为刘参谋报仇！一连

长，用火力控制庙院子，防止敌人向西北方向逃窜；骑兵班迂回到敌人后面，防止敌人回头逃跑；三连掩护二连向敌人进攻！

县大队的轻重机枪向院内敌人猛烈开火。

8.庙院子里。

敌人受不住了，打起白旗，一个个走出庙门，要求投降。

一个敌兵走到张笑南身边，轻声地说：张县长，这里面有一个四十七军的少将副军长，名叫李家英。

后面那个士兵打扮、手拿卡宾枪的就是。

张笑南：你是蔡振华？侦查处的？

李彪赶紧摇头：张县长，根据魏司令和李处长的安排，我的身份只是一个俘虏。

李彪说完，就走进俘虏群中。

9.庙院屋子里。

屋子里，张笑南单独召见李家英。

张笑南：你叫什么名字？

李家英：姓王，叫王伟。

张笑南：干什么的？

李家英：当文书。

张笑南：是不是？

李家英：是。

张笑南严肃地说：在部队里，你的名字就叫李家英。

李家英一听，耷拉下头来，露出一副可怜的面孔：张县长，我家有八十岁的老母，整天倚门望我回家。希望您能开恩放我回去，李某不胜感激！

张笑南：李副军长，我这个小小的县长是无权放你的。你还是回到前线找刘伯承司令吧！

李家英一听，失望地坐下来，唉声叹气起来：张县长啊，实话告诉您

吧，这四十七军，本来是家兄李家钰创建的，家兄死后，军长本来应当由我来担任，可是，老蒋不信任我，只叫我干个副职。这国民党真是腐败透顶了！

李家英说到这里，点起一根香烟，抽了一口，继续说道：就说这次突围吧，前天晚上，我看到孙元良的车子行动了，就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唉，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国民党不得人心，非失败不可了！

张笑南：李先生能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难得的。这样吧，你就把跟着你的这些人中的官佐，开个名单，我们好从优对待。

李家英看了张笑南一眼，无奈地拿起笔写了起来。

10.三台楼村。

寒星闪烁，残月如钩，远处依稀传来枪炮的轰鸣声。

三台楼村民兵王排长带领民兵班正在村中巡逻。民兵甲气喘呼呼地跑了过来报告：王排长，东北方向有一股敌人，正向村子方向走来。

王排长：看清楚有多少人没有？

民兵甲：有三十来人。

王排长沉思了一下：咱村的民兵大都上前线去了，只剩下我们八个

人，可也决不能放过这股敌人。同志们，虽然敌多我少，但敌人已经是解放军打怕的惊弓之鸟。咱八个人分成三组，我带着四人到村外树林子里正面堵截。你们四人分成两组，在树林子前路两边坟地里放枪，造声势吓唬敌人。一切听我的号令！

众民兵：是！

11.胡临聪逃跑路上。

惶惶如丧家之犬的胡临聪带着三十多名残兵败将，稀稀拉拉在路上走着。

胡临聪：唉，真是兵败如山倒啊，几十万大军，说呼啦就呼啦了！幸亏老天爷保佑，总算活着回来了！

何力：共军那炮火也太厉害了，就像下冰雹，劈头盖脸就砸下来了，连反应的空儿都没有！

胡临聪：难道真是天意？

何力：钧座，不，不，不，唐主任，进入前面的村子，让兄弟们找点东西吃吧，空着肚子，共军叫咱跑，咱也跑不动啊！

胡临聪回头看了一眼垂头丧气的部下，只好说：就如此吧！注意前面的那个小树林，别再有什么麻烦。

何力低声嘀咕了一句：乌鸦嘴！（150）待续